



將將紀卷之二

豫章李材孟誠甫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長洲張鼎思睿甫梓

帝紀

漢文帝

孝文皇帝名恒高祖中子也母薄姬高祖十一年既已破陳豨定代乃封子恒為代王都中都代王立十四年而高后崩呂祿呂產居南北軍

欲為亂危劉氏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太尉勃不得主兵乃令酈寄給說呂祿以兵屬太尉計未決太尉至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已入軍門乃下令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使佐太尉擊斬呂產於未央宮廷中還報太尉遂捕斬呂祿分部收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非真孝惠子也高皇帝子在者代王最長且賢太后

家又謹良乃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以問左右張武等對曰漢大臣皆故時將習兵多詐今又新噉血京師此特以計迎大王為名耳願大王且稱疾母往以觀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非也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王擅權專制然太尉以一節入

北軍一呼皆左袒平諸呂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方今高帝子獨大王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欲迎立大王願大王勿疑也計猶豫未定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言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己酉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

請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遂即天子位是夕入未央宮拜宋昌為衛將軍

鎮撫南北軍

兵政者理亂之原呂雉以兩軍並寄祿產大漸之際教以母去軍為

人制其賊害劉氏也深矣則兵柄之制於呂氏也大尉不得入北軍雖數天有左袒心於劉氏何濟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蓋一以固社稷之衛一以杜專恣之萌頃攬機權歸之於上真英主撥亂之權制馭之大畧也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幸

亥謁高廟徙右丞相平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

丞相大將相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

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后于代

益封太尉勃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
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
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
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已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
四夷皆洽驩乃脩從代來功古稱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蓋一切奉
天之命而不為私也誅諸呂定劉氏比於代來
護蹕功誠難同日而語帝既易置平勃位次示
旌別乃悉增戶賜金已復布德惠天下填
撫諸侯四夷驩洽乃脩從來之功允矣詔曰
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唯中尉宋昌勸進
朕以得保奉宗廟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官六

人皆九卿匈奴自高祖時結和親帝即位復脩
好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帝幸
甘泉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
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
河南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
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驚
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
遣丞相穎陰侯灌嬰將擊之右賢王追出塞卒
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帝故群臣舉

功行賞會濟北王反上乃歸罷丞相擊胡兵其
明年單于遺漢書咎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
王不請聽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
之親今以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
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已滅夷月氏諸
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
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未得皇帝之意故
使郎中係虜淺奉書請獻橐駝一騎馬二駕二
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

破月氏乘勝未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
也和親便上乃報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
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願寢兵休士除
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
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
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
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
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
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

各一比踈一黃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疋錦
二十疋赤綈綠繒各四十疋使中大夫謁者令
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
單于帝復遣宗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
人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彊使之說曰必我也
為漢患者說既至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
好漢繒絮食物說說之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
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
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

漢矣又教單于左右踈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
遺漢書尺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十四年匈奴
老上單于率騎十四萬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
尉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
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
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
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遼為北地
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
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

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

文帝不但有寬仁之度亦無有英霸之畧部分

防胡每出親勞且為之申嚴戒令而優賞以鼓舞之憤不能平必躬致討卒迫於太后之慈乃以委屬彼其與虜交幣和親蓋真有父母之心嘉惠元元之意也宣其英雄之本願於

是以東賜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皆為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畧人民甚衆漢患之廼復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即中韓遼遺

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濞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保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

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
北地寒殺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綿絮
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
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
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
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
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
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
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

朕釋迯虜民單于母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

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

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文帝真有其心其與匈奴書藹

然有民胞物與之量所謂和親之後漢過不先
蓋真以信孚之以誠感之也脩文和親自是不
得已而制戎之策然在文帝處心與高帝南粵
之和親異矣不但非宋事所得而倫也

王佗自高帝時稱臣奉貢至高后時禁粵關市

鐵器佗乃發憤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

邊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濕士卒大

疲兵不能逾嶺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

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既立務以德鎮撫天下廼為佗親冢在真定屬邑歲時奉祀召其從弟尊官厚賜寵之以陸賈先帝時使粵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使之賜佗璽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

不能獨制廼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霧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

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
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
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
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
而不讓仁者不忍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
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論告王朕意王亦受之
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
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
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職貢

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並立漢皇帝賢天子自今
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
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
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
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
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
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文帝不諱側室之子故尉陀亦輸款忱不隱故
粵之吏遂去帝制佗首獻琛稱藩以帝之明席
漢隆權力以答捷疆胡尚無不足况粵乎而直
為罷兩將軍置父母守塚戶而遣使諷諭之要

以盛德鎮撫而無取於爭奪為也所謂必多傷
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得一亡十朕不忍
為也固帝之肝膈語也犁庭掃穴以視
漢武秦皇固帝之所羞而不忍為也
謹北面

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
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
聞陸賈還報文帝大悅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
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歲
餘匈奴復絕和親率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
雲中所殺畧甚衆烽火通於甘泉以中大夫令
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

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令沿邊各堅守以備胡
又置三將軍軍長安河內太守周亞夫次細柳
宗正劉禮次灞上祝茲侯徐厲次棘門上自勞
軍至灞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俱送迎已
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
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
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
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持節詔將
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

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
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
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
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灞上棘門軍若
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
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文帝真聖人之
資其所憑裁皆
曲當事理之款如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是
果何考稽何教詔三地勞軍至細柳忽變一調

乃不以為訝以為稱焉曰此真將軍矣此皆意
想之所不到猝然當之泛然應之聰明之所獨
鑒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不然快快者非少馮
主臣奚必易世即細柳便為叢忌之府矣

唐者趙人父徙代以孝著為郎署長事文帝帝
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
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言趙
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
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
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也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
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

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廼拊髀曰嗟呼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復出召唐讓曰父衆辱我獨亡間處虜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廼卒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

外歸而奏之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選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僭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嚮賓客軍吏舍人

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
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
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
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
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
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
吏削其爵罰謫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
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
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

尉

文帝寵慎夫人而袁盎得却其坐變鄧通而

申屠嘉得震以威怒馮唐忤旨而卒令信其

說

治魏尚差級既感悟而即日赦出復其官皆

豁

若轉圜斷如迎刃無毫髮繫吝馬姑未論事

理

之當即其少近世情不甚中天

則

者亦迥然非凡衆之所及矣

李廣者成紀

人匈奴入蕭關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援臂善射

獲首虜為多上乃拜廣為郎常侍騎從射獵格

殺猛獸上嘆曰惜廣生不逢辰假令當高祖世

萬戶侯豈足道哉後元六年帝疾革戒太子曰

脫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

知人則哲惟帝

旨易而知人於忤旨尤難亞夫之律軍嚴矣於

事主亦稍亢非文帝其誰容之况從而知之乎

榮

顧命之際直以屬諸子焉以再安昂祚是文帝
誠知亞夫而亞夫亦不負文帝知也至論李廣
謂假令生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然廣竟不
侯則廣自有以取之累帝知人非帝知人之過
也及七國反景帝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
將軍往擊吳楚聽守便宜卒以破楚滅吳再安
宗社文帝於是乎為知人矣

將將紀二卷終

將將紀卷之三

豫章李材孟誠甫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毘陵吳之鵬汝南梓

帝紀

漢武帝

孝武皇帝名徹景帝中子也生四歲立為膠東
王母王夫人初燕王臧荼孫女曰臧兒嫁王仲
生男信及兩女仲死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

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兩女卜之皆貴臧兒乃奪
金氏婦內之太子宫寔生徹及景帝即位長公
主嫖欲以女嫁太子不許乃以予徹王夫人許
之由是長公主日譽王夫人而美徹帝亦自賢
之其後卒廢太子立徹為皇太子而王夫人為
皇后景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改元建元是為孝
武皇帝帝生而英果有大畧承文景恭儉之餘
府庫充實憤武威積弛不振慨然有總覽英豪
鞭撻四夷之志有薦李廣者名將也召入為未

央尉廣嘗從一騎夜飲還自田間抵霸陵亭下
亭尉呵止之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
不得夜行何故也廣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
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上召拜李廣右北平太
守廣因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
謝上報曰將軍國之爪牙司馬法曰登車不式
遭喪不服故怒刑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
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
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

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帥師東轅弭節

白檀以臨北平盛秋武帝急於作戰之氣故

之擅殺不誅之且降璽書致褒許而俾其帥師

東轅以臨北平盛秋蓋加惠邊防鼓舞將帥如

此朔漠之王庭而國威以振也廣在郡數歲

匈奴避不入右北平界號曰漢之飛將軍六年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

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

倍約不如勿許發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

鳥舉難得而制自上古不屬為人今漢行數千

里與爭利人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敵危道也不

如和親群臣多附安國議上乃許和親元光二

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

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之必破之道也上以

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

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

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

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

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昔高皇帝嘗圍於平

黃

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
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傷天下之公故
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且臣聞之用兵
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
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後敵國今將卷甲
輕舉深入長毆從行則逼脅衡行則中絕疾則
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
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
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

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
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
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
恢議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
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
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
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為間亡入匈奴
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

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
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
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
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
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
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
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
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
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

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
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
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
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
相紛紛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
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讎也上朝太
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
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
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

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

馬邑之舉蓋王恢僥倖之謀而帝以喜功之心

輕率聽之和親幾何時豈有幸匈奴之親信邊而可設詐讓以為利者乎兵發至三十萬情勢難隱矣而又不設制帥無畫一深遠之謀俾虜得窺見間隙空行空返祇為騷費亦豈計之得乎王恢誠首事韓安國之言不在耳乎帝恢聞於是乎斷之左矣蓋信與謀兩失之矣

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徃徃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衛青者本平陽侯家奴嘗有鉗徒相其當侯者青曰奴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會青姊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帝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已子夫為夫人而青

為大中大夫帝察其才氣可將乃拜青為車騎將軍將騎出上谷擊匈奴斬首虜數百賜爵關內侯六年春匈奴入上谷殺畧吏民上復遣青出上谷騎將軍敖出代輕車將軍賀出雲中驍騎將軍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廣敖失師而還帝乃下詔曰間者匈奴數寇邊故遣將撫師因遭虜方入將吏新會未輯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用兵之法不勤不教者將率之過教令明不

盡力者吏士之過也將軍而下廷尉既理正之矣而又加法士卒非仁聖之心朕不忍其赦厲

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將帥者三軍司命將不知兵以卒與敵此墮師

徒者所以從來罪將不罪師也三令五申而不率者則將罪之罪坐卒債事失機而辱國者則

君罪之罪坐將將卒並坐不但非仁聖之教廣心蓋古無其例也而帝又從而申之允矣

至俱下吏贖為庶人益青封三千八百戶為長

平侯

屠鈞版築皆有將相之才廉遠堂高何由自見故雖有豪傑士而上無由知也衛青

人奴非姊幸何由近御帝雖善知人何自而察其才品一戰捷而封侯再戰捷而益封三千八

百戶開地武平重賞有勇夫此英豪主所以不愛高爵重祿以興起事功也

年春青復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左內史

李沮太僕公孫賀代相李蔡皆屬出朔方太行

李息岍頭侯張次公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

青等謂漢兵未得至飲酒醉青兵夜至圍之右

賢王驚起走獨與其愛妾及騎數百潰圍去追

之弗能得得其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

牛畜數十百萬引還天子悅使使持大將軍印

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

歸仍益封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子不疑子

登皆為列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霧軍大捷青子皆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之非臣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伉三人不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封公孫敖為合騎侯韓說為龍頤侯公孫賀為南窳侯李蔡為樂安侯李朔為陟軹侯趙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李沮李息及豆如意中即將綰皆爵關內侯武帝雖繼體之君其雄畧蓋開創之手漢廷若故匈奴若故到武帝時疆弱便迫然一更新矣衛青雖奇才持節印即軍

中拜為大將軍立號而歸何其作用之奇而鼓舞之壯乎至於襁褓皆為之裂地部曲盡令之封侯器局胸襟尤非凡度所及六年夏四月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信故胡小王及敗遂聽誘降匈奴建以故盡亡其眾脫身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當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

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
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
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
不敢自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
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民皆曰

善遂囚建詣行在所上亦寬之贖為庶人蘇建全軍

覆沒失律當誅然脫身獨歸趨死可憫周霸之
所論者法也閔安之所議者情也大將軍以尊
寵而不敢擅誅誅境外而具歸天子自裁
之則蔚然禮讓之風忠篤之守也可以為貴臣
出疆分閩者之戒矣武帝雖最嚴失律之罰而
於此亦參處情法寬建之死而贖為庶人乞矣

霍去病者平陽縣吏霍仲孺之子給事平陽侯
家與衛青姊少兒通而生去病年十八為侍中
善騎射再從大將軍與輕勇八百騎直棄大軍
數百里赴利斬獲首虜過當上壯之以千五百
戶封去病為冠軍侯去病侯三歲為剽騎將軍
將萬騎出隴西有功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
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恃此敢深入常與壯騎
先其大軍未嘗困絕去病由此日貴與大將軍
等矣其後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降漢李息會

城河上馳以聞上恐其詐而襲邊乃命去病將輕兵往迎之既度河與渾邪衆相望而渾邪裨王將以下軍乃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即馳入渾邪王軍與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而獨遣渾邪王乘傳詣行在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上嘉去病功乃以千七百戶益其封而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繇役分處降者於邊因其故俗為屬國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

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令大將軍剽騎將軍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剽騎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去病軍無裨將乃以李敢等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斬補功已多既還上曰剽騎將軍去病躬將所獲輦允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以誅北車者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濟弓盧封狼居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七萬

四百四十三級卓行殊遠不絕復以五千八百

戶益封之仍置大司馬位大將軍剽騎將軍並

為大司馬秩祿與大將軍等平陽侯胥史僮僕

一衛青突起已奇矣而又續以霍嫖姚雄力果

敢又有過青將輩允之士約輕齋絕大幕封狼

居胥禪於姑衍執訊獲醜至踰七萬何其功之

偉乎帝乃為之特置大司馬位俾秩祿與大將

軍等稱功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

叙賞宜矣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臣無

以家為也上以此益重愛之兵法者無他人情

入觀其開合盈縮覘其進退虛實比於學古兵

法所得尤倍將有別才半由天授如衛青霍去

病豈從故紙中鑽研得乎此去病所以敢云顧

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也匈奴未滅何以家

為更是道出本色察之誠非矯飾之情初東越

朴實有吞胡之志此帝所以尤為愛重初東越

王餘善請以卒八千人從擊呂嘉既至揭陽乃

以海風波為解而陰使使通南越漢已破番禺

東越兵尚不至楊僕上言請乘兵勝便引擊東

越上以士勞倦未之許餘善聞乃遂反發兵距

漢道自稱為武帝號其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

僕將為其伐前勞乃以書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

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使不如使過遣將不如激將古有是語然以為非心腹情素之委也而世主每每用之楊僕者蓋嘗請乘勝便擊越矣即不激寧不盡死而帝必歷疏其短謹悚之淺矣雖僕矢死贖越破不旋踵謂得制御術矣然豈所僕惶恐叩頭願盡死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乎

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舡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為戈舡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元封元年冬十月漢兵入東越境東越業發兵

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舡將軍率錢塘轅
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懼以其邑七
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武侯敖與繇王居
股乃共殺餘善以其衆降元光五年初王恢之
討東越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
蜀枸醬蒙問得所從來乃上書說曰南越王黃
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
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
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舡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

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
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將千人食重
萬餘人從巴蜀印符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
厚賜之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
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紘不能有也
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為捷為郡發巴蜀卒治
道自犍道指牂牁江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
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
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詰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

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印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對以印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于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徃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印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檄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印都為置一

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元狩三年秋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習水戰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倚未肯聽上乃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其後朝

鮮王攻殺遼東都尉廼募天下死罪遣樓舡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往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人真如江河惟上所知用之不匱姑就將才論武帝北伐則有長平冠軍南征則有樓舡下瀨西南則有張騫唐蒙郭昌衛廣群策畢奮四至成功以恢拓無前之疆理而又不得貨失亡之誅於楊僕雖有功亦尚免為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庶人於勅法亦幾免矣

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為庶民上以南越東甌咸伏其辜惟西蠻北夷頗未輯睦乃下詔曰朕將巡邊

郵躬秉武節其置十二部將軍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詣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苦父亡匿幕北瘠寒之地為高帝有平城之困文帝時烽火通于甘泉降心抑氣交幣和親漢之所以處匈奴者亦不振甚矣然蕭關那地上谷雲中鋒鏑時時未絕警也此帝之所積憤願比死者一雪也既越首遂躬御戎節自雲陽歷上郡出長城之北登單于之臺號召匈奴俾趨就死而虜竟讐不敢回闔偉矣如武帝者其

將將已
卷三
五
榮

窮黷誠有忝先德然以振國威滌垢耻於中季
世亦所不可少者至於今千七百年虜必稱中
國人為漢人蓋彼僅知漢耳匈奴驚焉絕遠不
則武帝之威稜有以懼之也
敢出沒四年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名臣文武欲
盡帝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
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郡察吏
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以聞
林莽
之間雖盛際必有隱伏造化之作於蚩蠢彙間
有奇才消人致馬首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
謂世無斯弛異等士可乎顧上所以搜攬駕馭
之者何如耳衛青死武帝皇皇求人如不及尚

德者需德喜功者急功醇漓不必較其寤寐吐
握恐野有遺伏者其心一也不然事何由濟

李陵者廣之子帝以其善騎射慷慨有父風使
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
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使將勇敢數千人教射
酒泉張掖以備胡貳師之出酒泉上欲使陵為
將輜重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皆荆楚
勇士竒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
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
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子女陵對無

李陵傳
卷三
六
榮

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
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
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
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與俱
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
禽也書奏上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
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
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詔陵以九月
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土徘徊觀

虜即亡所見從促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
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陵於是
將其卒五千人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
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
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
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
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虜見漢軍少直
前就營陵搏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單于大驚
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合攻陵陵且戰且引南

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單于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走然匈奴騎日多戰一日數十合虜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即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下如雨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士尚三千餘人

斬車輻而持之昏後陵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十餘人陵敗處去塞僅百餘里邊遽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曰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

陵又之上悔陵無後繼曰陵當發出塞坐詔彊
弩都尉令迎軍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
陵餘軍得脫者李陵不肯為貳師屬博德老將
又安肯帖首迎陵軍此明主命
將所以必揆情俾制置得所也此帝之失也兵
無後繼曰北步兵與騎五而當一以五千步卒
欲徑漢謂單于少十萬衆乎其數不勝矣而後
又無繼援即倖勝何能自還必敗之道也此陵
之失也乃曰更得數十矢足脫敢謂即更與之
百矢不能脫也武帝真留意邊事注情將領者
聞敗至召相其母妻父之有悟則悔遣老將
令生姦而遣人勞賜其卒之得還者惜晚矣貳
師者宛之屬邑漢使西域者還言宛有善馬在
其城匿弗與漢使天子乃使壯士車令等持金

馬往請之宛王與其群臣謀弗與馬并擊殺漢
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
師將軍發數萬人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
號貳師將軍貳師率軍西出既過鹽水經過諸
小國各城守不給食去北至郁城士至者不過
數千人皆饑罷反為郁城所敗貳師乃與李哆
等計曰此郁城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乃引兵
還至燉煌上書言狀願且罷兵益發兵乃復往
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

貳師恐因留燉煌時公卿咸願罷宛軍專力胡
天子謂業出兵攻宛宛小國不能下則大夏之
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為外國咲乃案言
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而赦囚徒發惡少年及
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
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佗以萬數齎糧兵弩甚
設宛城無井汲城外流水復募遣水工徙其城
下水空以穴其城又拜習馬者兩人為執驅校
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於是貳師後行兵多所

至小國莫不迎出給食兵行至宛者可三萬人
宛兵迎擊漢漢兵射却之宛兵走入保城貳師
乃決其水源移之宛固已憂困相與謀曰王母
寡實匿善馬殺漢使今獨有殺王而出善馬漢
兵宜解宛貴人皆以為然乃共殺王持其頭遣
使詣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
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救且
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計之何從貳師
與其副趙弟等熟計許之宛乃盡出其馬令漢

自擇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疋
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疋而立宛貴人之故時
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還至京
師人馬千餘疋其後行軍原非乏食戰死者亦
不多而將吏貪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
衆天子以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廣
利為海西侯趙弟為新時侯上官傑為少府軍
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
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士卒

直四萬錢

非斷不能成功非勇不能圖大非天

未論其非是絕遠之域經涉之艱已效於前事

矣乃復斷然行之期於必濟不以取笑蠻夷俾

生心輕漢也勇矣暨還後復畧其小過而優賞

之以至千石者餘千奮行者溢望彼豈真童心

區區以兌易數百匹馬哉要以揚鈞弋夫人之

國霧而鼓士氣也然不可為訓矣

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竒愛之心欲
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父之欲以大臣輔之
察群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
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
光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
 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帝卒用光受遺命
 輔少主天下想聞其風采用兵尚有可徵之畧故察將雖非易事尚
 有可見之才至舉天下之重委之一人俾其輔
 少主行周公之事則非獨辯慧幹辦所可當也
 武帝到此乃獨簡信一謹重之霍光馬大率以
 氣定品而又不專屬才使也卒也擁昭立宣計
 安社稷不負所委若武帝者真知人哉帝明於任人尤長於鼓舞
 駕馭而不愛高爵重賞以故人畏其威嚴亦樂
 為之效死大將軍者最貴矣尊寵無與比而帝

據廁見之至如汲黯則不冠不見也奇李廣之
 才勇惜其老且數奇弗令當金日磾本降虜引
 置腹心卒無負察霍光於武衛儔伍中付以天
 下之重皆度越尋常之見為世主不及故史稱
 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使能不改文景之恭儉雖
 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将将紀三卷終

